



册府元龜

卷之九百廿一  
至五十三



13  
849  
306





849  
306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二百一

咎徵第二

南齊安陸王子敬為揚州刺史先是有輦入廣陵城

投井而死又有象至廣陵其後子敬於鎮被害

始安王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尋以

叛誅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十五



成買爲角城戍主與魏軍拒戰于所傷殺無數晨朝  
早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

黃文濟爲御史其家齋前種菖蒲忽生花光影炤壁  
成五采其兒見之餘人不見也少時文濟被殺

王晏爲驃騎大將軍其父普耀齋前栢樹忽變成梧  
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  
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梧桐子悉是大蛇就視之  
猶未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桐子猶紙內搖動菽菽有  
聲晏子德元所居帷屏無故有血灑之晏於北山廟  
答賽夜還晏旣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

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後數日  
被誅

崔慧景爲平西將軍假節侍中奉江夏王寶玄圍臺  
城有一五色幡飛翔在雲中半日不見衆皆驚怪相  
謂曰幡者事尊當翻覆也數日慧景敗  
梁王茂爲荊州刺史茂初以元勳高祖賜鍾磬之樂  
及在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  
樂旣成列鍾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  
王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旣極矣能無憂  
乎俄而病少日卒



王瑩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瑩將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

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以悖逆誅死初譽之將敗引鏡炤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而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武陵王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蓮花識者曰王敦杖花非佳事也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僉

曰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棟紀僭號各一年而城侯景自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將篡奪乃矯詔自加九錫之禮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野鳥翔于景庭上赤足丹嘴形似山鵲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既篡位所居殿嘗有鴝鵒鳥鳴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討捕焉又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尅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景敗口瘤隱陷肉中又景與領軍將軍王僧辯戰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爲鎮東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卽率  
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入羅城又有  
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  
龍自城出五色光耀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  
道歸建業

陳周文育爲鎮南將軍討余孝勵爲豫章太守熊曇  
朗所害初文育之據三陂有流星墜聲如雷地陷方  
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  
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棺木長三尺文育惡之俄  
而見殺

侯安都爲鎮北將軍率衆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  
王公已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渡橋人馬俱墜水中  
又坐艫內墜於槽井時以爲不祥軍至郢州與琳合  
戰安都敗績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爲琳所囚  
後魏南安王禎爲湘州刺史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風  
大雨凍死者十數人禎以旱祈雨于羣神鄴城有石  
虎廟入奉祀之禎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  
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禎孫中山王  
熙後爲湘州刺史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雨凍死  
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疋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



又有蛆生其庭後果兵敗而死焉

北海王祥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拜命之夜暴風震雷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覽政也祥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後爲人告謀反免爲庶人會其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以劫出祥密抄名字潛托侍婢通於祥祥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祥手中攬得呈奏至夜守者以聞祥哭數聲而暴死

李元護爲齊州刺史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得其凶

同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

爾朱世隆爲尚書令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槩忽聞局上設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旦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時世隆封雒平郡



王故呼爲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因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穆子容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二防閤捉儀力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令王着白紵高頂帽短小黑色儻從軍皆帶襦袴褶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鑰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言奴在中詰其虛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

一板床上無席大有塵上兼有一瓮米奴拂床而坐兼畫地弄瓮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床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爲惡未幾見誅

高肇爲司徒及大舉伐蜀以肇爲將軍都督諸軍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恠異肇出惡言焉及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其後果被誅北齊琅邪王儼爲大將軍錄尚書事鄴北城有白馬



佛塔是石季龍為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北浮圖此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廻旋失之數旬反敗

竇泰為中尉從神武西討為周太祖所襲自殺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闕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

王琳自梁來奔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為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于門外之地雲霧起晝晦後為陳將吳明徹所殺

權會為著作監知太史局事加中散大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爾暴亡會生平畏馬位望所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斛律光為丞相封清河郡公為祖珽所搆光將誅其家三鼠常晝見光寢室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二物如黑猪從地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屋脊其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

隋燕榮為幽州總管坐毒虐賊穢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蝨數斛從地債出未幾榮死於



蛆出之處

齊王暕大業中於東鄆營第大門無故而壞廳事楸中折識者以爲不祥及從幸江都因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囊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意甚惡之尋爲宇文化及所害堯君素大業中爲河東通守唐公義師攻之歲餘不尅時白蛇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唐劉文靜高祖武德初爲戶部尚書其家中妖恠數見文靜弟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月之下披髮銜刀爲厭勝之法其愛妾失寵以狀告其兄上變誅死齊王祐太宗貞觀中爲齊州都督以謀逆詔還京師賜死祐未反前數月於齋中晝坐忽見一人云災厄甚逼可脩福以禳之言訖而滅祐但令多設佛齋餘無後悔祐又好養鴨忽有野狸入籠中齧四十餘鴨皆斷其頭及敗同惡而誅者四十四人曹懷舜高宗永隆中爲定襄道副總管初軍至碧綠泊軍始爲營營內忽有泉水大如車輪又遇大風飄拆懷舜寢帳衆皆惡之俄爲突厥所敗

越王貞爲豫州刺史則天垂拱中貞子博州刺史琅



郭王冲據博州舉兵貞應之貞嘗遊於城西水門橋臨水自鑑不見其首心甚惡之未幾而及禍

寧王憲玄宗天寶初寢疾是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嘆曰此俗謂樹稼也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數日薨

楊慎矜天寶五載爲御史中丞爲侍御史王鉷所構縊殺之初慎矜至温湯止食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憤立於所扇後慎矜叱之良久不滅以熱羹投之乃滅無何下獄死

元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居長壽坊代宗大曆四年九月巳卯有猛虎入城止於載私廟命金吾將軍薛岌射生將軍皓發弩手射殺之以獻十二年載被誅毀其私廟木主

李希烈爲淮西節度使德宗建中初希烈于唐州得象一頭以爲瑞應又上蔡襄城獲其珍寶乃是爛車缸及滑石僞印也尋而希烈死

朱泚爲盧龍節度使留京師建中四年七月涇原兵反迎泚爲主泚自號其宅曰潜龍宮悉移內庫珍貨瓌寶以實之識者曰易稱潜龍勿用此敗徵也未幾



百姓剽奪其珍寶泚不能禁止尋而泚敗

韋執誼順宗卽位初爲尚書左丞平章事執誼自卑官嘗忌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諸職方觀圖每言嶺南州執誼遽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看七八日試就看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及貶負外司戶果得崖州

劉闢爲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府行軍司馬闢嘗病見問疾者皆以手據地倒行入闢口闢因饑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相睦卒以同惡

族其家

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僖宗光啓元年冬府衙應門之內有隋朝大屋數間蓋舊行臺也古老謂之中書門雖制度朴拙梁棟甚堅忽一日自壞識者曰故事中武德初始畢可汗牙帳破高祖問侍臣曰此兆何也蕭瑀曰昔魏文帝時許昌門無故自壞文帝惡之卽其驗也蕭瑀上言之後明年四月始畢可汗果死而駢之府庫此時輒壞則知非其祥也又明年七月有蝗行而不飛自郭西浮濠水緣城而入飛至駢道院之中驅撲不止凡松竹之屬一夕如翦所懸畫像皆



齧去其頭數日之後又相食啗至九月暴雨初霽溝  
竇中忽有小魚其大如指蓋雨魚也占者曰有兵喪  
十月有大星隕于延和閣前聲若奔雷洞炤一庭自  
十一月雨雪至三年二月昏霧不解或曰下謀其上  
是時糧食騰貴殆逾十倍寒僵餒仆者日有數千棄  
之郊外及霽而遠坊靜巷爲之一空至三月駢有寄  
諸從事詩末句云人間無限傷心事不得樽前折一  
枝蓋亡滅之兆也駢果爲畢師鐸所殺

梁成汭唐末爲荆南節度使時鄂州杜洪爲淮南楊  
行密所襲汭出師援之造一巨艦三年而成號曰和

載艦上列廳所司局有若府署之制又有齊山截海  
之名其宏廓可知矣及沿流東下未及鄂渚而澧朗  
之軍突入江陵俘掠殆盡汭之兵士咸顧其家皆無  
鬪志而淮寇乘之縱火以燔其艦汭投江而死又澧  
朗之軍旣襲江陵一城士女僧道工巧皆俘載而去  
則和州載之名亦前定也

安王友寧太祖兄子唐末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與青  
州王師範戰于石樓王師小却友寧旁自峻阜馳騎  
以赴敵所乘馬蹶而仆遂沒於陣友寧將戰之前一  
日有人自蛇蟠於帳中友寧心惡之旣而果遇禍焉



楊師厚爲魏博節度使封鄴王於黎陽採巨石將紀德政以鐵車負載驅牛數百以拽之所至之處丘墓廬舍悉皆毀壞百姓望之皆曰碑來碑來及碑石纔至而師厚卒魏人以爲悲來之應

後唐張文禮爲鎮州牙將害其帥王審而自爲留後未幾舉家咸見鬼物昏瞑之後或歌或哭又野河色變如血遊魚多死浮於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尋而疽發背死

王處直爲定州節度使嘗自頌功業爲德政碑建樓於衙城內言有龍見其中人或覩之其狀黃么蜥蜴也而不畏人處直以爲神異造龍床以安之又城東麥田有鵲數十頭平地共巢處直以爲已德令人守之識者竊論曰虫蛇陰物比藏山澤今據屋室人不得而有也鵲巢於樹固其所也今止平地失其所也南方爲火火主禮禮壞則羽虫失性以文推之上失其道不安之位果廢處直

朱繼麟爲河中節度使先是河中衙城闔者夜見婦人數十袷服靚粧僕馬炫燿自外馳騁笑語趨衙城闔者不知其故不敢詰至門排騎而入旣而衙鏹如故復無人跡乃知妖鬼也又繼麟夜登道遥樓哭聲



四合詰旦訊之巷無喪者隔歲乃族誅  
張遵誨為客省使自以歷位尹正與樞密使安重誨  
素亦相款衷心有望於節鉞及郊裡畢止為絳州刺  
史鬱鬱不樂離京之日白衣乘馬於隼旗之下至郡  
無幾而卒

晉鄭阮初仕後唐為趙州刺史嘗以郡符取部內凶  
肆中人隸其籍者遣於青州昇喪至治郡人憚其遠  
願輸直百緡以免其行阮本無喪即受直放還識者  
曰此非吉兆也未幾改曹州刺史為政愈弊高祖建  
義入維為本州指揮使石重立所殺舉族無孑遺

劉頎為鴻臚卿留司洛下嘗於水南治第有古墓在  
其下因發之其棺柩遺骸棄於維水俄而疾作舉家  
相繼卒焉

程遜為太嘗卿奉使吳越仲秋之夕陰暝如晦遜嘗  
為詩曰幽室有時聞鴈叫空庭無路見蟾光同僚見  
之訝其詩語稍異及使迴遭風水而溺焉

史翰為滑州節度使白馬河決翰自祭之見一犬有  
角浮於水心甚惡之後數月遘疾而卒

安重榮為鎮州節度使初後唐清泰中董溫琪為鎮  
帥於城之諸門各鑄二鐵人虬髯拱立以抱其闕衆



謂之鐵胡重榮未舉兵前東門忽墮一鐵人頭不知其故也聞者懼乃託以爲暴風吹巨扉所落重榮小字鐵胡心惡之不復窮問又饒陽令劉巖送一水鳥文有五色重榮畜於後潭以爲鳳雛遂有異志漸恣奢僭用玉爲魚袋將謀逆也復爲鐵鞭重數斤密令人自外獻之蓋惑衆冀成非望也又鎮之牙署堂前有揭幡長竿約數十尺重榮將叛之前一日張弓弩仰望竿杪銅龍之首謂左右曰我若必有天命則當一發而中果中之左右卽時拜賀蓋禍之來也陰必惑之以至於敗焉

李金全爲安州節度使有親吏胡漢筠者金全愛之甚篤巳亥歲府署之竹一夕而花城孺之麥方斡而秀大露晦冥之中則化爲宿草郡樓有介虫如龜而巨鱗銳首能陷堅出於金全足下漢筠取而焚之所乘馬人立而言庚子年正月赤雲如煙蒙冒其境中有素光如矛戟之狀南北交錯及城有夜妖金全心惡之及牛全節除安州節度金全送款于淮夷至是而竄效樂車馬珍奇帑藏皆爲僞將李承裕所奪與其黨數百人束身夜出曉至汶川引領北望泣下而去



景延廣爲侍衛都指揮使開運三年冬契丹渡澆水  
詔遣屯孟津將戒途由府署正門而出所乘馬騰立  
不進幾墜於地乃易乘而行時以爲不祥之甚也延  
廣後爲虜所殺

桑維翰爲開封尹會秋霖經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  
門由西街入內至國子監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  
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言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  
之果爲張彥澤所害

李濤爲平章事乾祐元年三月中書厨釜鳴者三不  
數日又鳴者三俄又鳴者三俄又鳴者一其聲甚異  
至是濤罷免楊雄謂之鼓妖近類此乎

史弘肇爲侍衛親軍都督指揮使其第數有怪異嘗  
一日於堦砌隙中有煙氣蓬勃而出禍前二日昧爽  
有星落於弘肇前三數步如迸火而散俄而被誅  
湘陰公贇爲徐州節度使乾祐元年八月中有雲見  
五色又冬杪有鳥翔集於鮮碧堂庭樹黃質朱喙金  
目青翼紺趾玄尾鸚鵡許大衆莫能識竟不見飲啄  
有賓佐間嘆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浹旬而不知所  
止及郊迎馮道常所乘馬比甚馴服至是忽蹄齧奔  
逸人不可制乃以他馬代之時以爲不祥又傳太后



詰之際馮道笏墮於地左右皆惡之將離彭城嘗一  
天有白光一道自西來炤城中如晝有聲如雷時  
人謂之天裂又有巨星墜於徐野殷然有聲或謂之  
天狗後贛果廢死

周王峻為樞密使初降制除青州有司撰製旄節以  
備迎授前之夕其旄節有聲甚異聞者駭之王者曰  
安重誨授河中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陛忽然隱  
起如堆又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院既寤心惡之以  
是尤加狂躁尋被誅死  
馬裔孫為太子賓客分司在維未疾前白虺緣于庭

槐驅之失所在裔孫感賦鵬之文作槐虫賦以見志  
未幾暴卒

王殷為鄴都留守以太祖郊禮入覲令為內外巡警  
有震王之勢人頗憂之太祖力疾坐滋福殿降制流  
竄入都城乃命殺之衆情乃安是歲鄴城寺鐘懸絕  
而落又火光出幡竿之上殷之入覲都人餞之離亭  
上馬失鐙翻墮於地人訝其不祥太祖尋令瀘帥鄭  
仁誨之鄴殷次子為衙內指揮使不出候謁誅之遷  
其家屬於登州



冊府元龜

卷之二

卷之九百五十一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二百二

交構人眾交惡

忌害

行近於名藝放於利近名則多忌放利則多害誠先民之共患也大道既隱推讓多缺至有處乎先則抑其後居乎下則攻其上忘兼容之戒起自私之謀患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五十二



埒已之寵惡高衆之技讒之未勝則浸潤以取信力之不足則朋附以合勢造構其端媒蘖成罪或緣疑似而成狀或伺不意而竊發甚者至於戕害次亦不免疏棄何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而至於此乎蓋夫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良可以太息者已

鮑牧國夏高張皆齊大夫也齊景公尊穰苴爲大司馬已而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

公叔魏武侯時尚公主爲相時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公叔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

李醯爲秦太醫令時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間貴婦



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目耳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醢自知技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龐涓仕魏爲惠王將軍初涓與孫臏俱學兵法涓旣事魏惠王爲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至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

李斯楚上蔡人入秦爲廷尉斯與韓非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

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親信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蜀陳祗爲尚書令龐統子宏字巨卿剛簡有臧否輕傲於祗爲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



晉馮統得幸武帝爲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羊祜貞慤心無私疾惡邪佞統與荀勗之徒甚忌之孔顥爲文帝相府參軍魯國唐彬以州別駕奉使詣相府僚佐稱之於帝薦爲掾屬帝問顥顥忌其能不答後辟爲鎧曹帝甚重之他日謂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

荀勗字公曾潁川人歷中書監張華將舉著作郎陳壽爲中書郎勗忌華而疾壽遂諷之郗遷壽爲長廣太守壽辭母老不就

虞預爲著作郎時王隱撰晉史預亦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于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預旣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

宗澹爲荊州別駕王敦使從事中郎郭舒守武昌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虞虞疑舒與甘卓同密以白敦敦不授高官

南齊王秀之爲隨王子隆長史子隆鎮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文學謝朓以文才尤被賞愛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勅曰侍讀虞雲自宜嘗應侍接朓可還都朓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嘗恐鷹隼擊秋



菊委嚴霜寄言蜀羅者寥廓已高翔

梁朱屏爲鎮軍時徐摛爲太子家令應對明敏高祖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屏不說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臥治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

後魏游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爲秘書監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

袁翻累遷都官尚書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

美見稱先達以著作佐郎邢劭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雜中貴人拜職多憑劭爲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翻與劭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劭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備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劭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

許彥嘗師事王早明陰陽尤善風角宣武甚喜之早苦以疾久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已故譎令歸耳

北齊顏之推武成河清末領中書舍人帝甚加恩接



顧遇逾厚爲勲要者所嫉嘗欲害之

隋蘇夔爲太子洗馬以鍾律自命萬寶嘗妙達鍾律夔尤忌之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嘗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嘗所爲何所傳受有二沙門謂寶嘗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爲可以行矣寶嘗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遂寢

劉暉爲太史令時張胄玄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熠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叅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繇是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帝異之令楊素與術數立議六十一事事皆舊法之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四五焉

宇文述爲左衛大將軍煬帝大業中與御史大夫裴蘊黃門侍郎裴矩等皆受詔叅軍選事多納賄賂士流嗟怨楊恭仁爲吏部侍郎獨雅正自守不爲蘊等所容繇是出爲河南道大使討捕盜賊

唐杜伏威與輔公祜少相愛狎公祜年長伏威每兄



事之軍中咸呼爲伯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潛忌之僞署其養子闕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推公祐爲僕射外示尊崇而陰奪其兵權公祐知其意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遊仙僞學道辟穀以遠其事

竇軌爲益州刺史時韋仁壽爲南寧州都督軌害其功託以蜀中山僚反叛未遑遠畧不時發遣經歲餘仁壽卒

溫彥博爲御史大夫李靖旣擒突厥頡利可汗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謂云隋將史

萬歲破達顯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勲詔加左光祿大夫賜絹千疋真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爲懷賜帛二千疋拜尚書右僕射李敬玄爲中書舍人朱敬則以詞學擅名與左史江融尚書左僕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高祖聞而召見與語甚奇之將加擢用爲敬玄所毀遂授洹水尉

劉栖楚爲京兆尹有規覲相位之意戶部侍郎崔元畧方在位次對又多遊裴度門栖楚恐礙已以計摧



之乃按舉山陵時錢物以污之

後唐周玄豹本燕人初為僧後歸俗天祐中馮道自劉守光府掾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玄豹善人倫之鑒與道不合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管記廬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等薦為霸府從事

以徊為樞密承旨時與唐尹張憲位望既高郭崇韜將兵征蜀以手書告憲曰允中張憲字允中避事久矣余

受命而征已奏還公黃閣憲報曰庖人之代尸祝所

謂非吾事也時徊當權任事以憲從龍舊望不欲憲在朝廷會孟知祥鎮蜀川選北京留守徊揚言曰北門國家根本非重德不可輕授今之取才非憲不可趨時者因附徊勢巧中傷之又曰憲有相業然國祚中興宰相在天子面前得失可以改作一方之事制在一人惟北面事重乃授憲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吏部尚書太原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

交構

讒言亂國詩人之所惡見利忘義君子之不取戰國而下長是厲階莫不騁離堅合異之辯成以白為黑



之說是非紛揉邪正淆混惟聽覽之不至則禍亂之隨作繇是害賢蠹政交兵構難觸類而長不可徧舉得非稟邪沴之氣受陰狡之性狂簡日恣顛越無悔垂諸編簡貽誚於後者乎

齊公孫閱見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取相印封成侯後忌子與田忌不善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於威王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

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成侯不勝而出犇

漢谷永爲安定太守明帝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帝從之以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

下胡亞切

宜在上將久矣



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

早薨繫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

繫古累字累親疏謂積累其次而計之

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

能褒揚萬分

言萬分之一

屬聞以持進領城門兵

屬近也音之欲

反

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

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

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

太伯王季之兄

也謙不為嗣而適吳越

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博覽者參

之

其詳

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

受領城門職繇是譚音相與不平

後漢陳珪為沛相初袁術遣韓裔以僭號事告呂布

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楊合

從為難未已於是珪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

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

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

在塗乃追還絕婚執裔送許曹操殺之珪欲使子登

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

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

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

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



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杙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食人公曰不如卿言如養鷹饑卽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魏楊脩與陳思王植爲友時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出候候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脩遂以交構賜死

晉李含爲河間王顥長史顥殺前安西參軍夏侯奭送齊王冏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衆赴倫皆其謀也後顥聞三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督護席遠等鐵騎廻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爲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顥顥慰撫之甚厚含諫顥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顥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顥和釋之後含被徵爲翊軍較尉時商參齊王冏軍事而夏侯奭兄在冏府稱奭立義



被西藩枉害舍心不自安罔右司馬趙驥又與舍有隙罔將閱武舍懼驥因兵討之乃單馬出奔于顥矯稱受密詔顥卽見之乃說顥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廷側目今激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沙因傳檄以加罪則罔可擒也旣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顥從之遂表請討罔拜舍爲都督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雒陽舍屯陰盤而長沙王又誅罔舍等旋師初舍之本謀欲并去又罔使權歸於顥舍因得肆其宿志旣長沙勝齊顥賴猶各守藩志望未

允顥表舍爲河南尹時商復被又任遇商兄重時爲秦州刺史舍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顥自舍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襲已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蓀黨顥請詔重還商說又曰河間之奏皆李舍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前舉繇舍之謀又乃殺舍

郭倚爲劉聰中宮僕射劉聰以弟又爲皇太弟倚等皆寵幸用事靳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倚有憾於劉又謂聰子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



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  
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  
舍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  
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  
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衛君爲大單于二王已許  
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  
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  
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  
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  
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讎作難事淹變生宜早

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  
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以刀鐮之  
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  
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  
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  
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  
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  
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  
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惇大懼叩頭  
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



人之教猗口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卽答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僞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斬準從妹爲又孺子淫於侍人又怒殺之而屢以朝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白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

耳粲曰若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欲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旣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觀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



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後遂廢又

宋劉湛爲太子詹事殷景仁遷尚書僕射湛代爲領  
軍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尚  
居外任會王弘華曇首相繼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  
政事湛旣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  
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  
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元嘉十二年景仁  
復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恕故尋復以僕射領吏  
部護軍如故湛愈忿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  
文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人便噉

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不見許使停家養病發詔  
遣黃門侍郎省疾湛議遣人若劫盜者于外殿殺之  
以爲太祖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景  
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爲護軍府密邇宮禁  
故其計不行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綢  
繆及晚節驅煽義康凌轢朝廷帝意雖內離而接遇  
不改景仁臥疾者五年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  
寢疾旣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  
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小床與以就坐誅討處分一  
皆委之



謝靈運爲太子左衛率廬陵王茂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嘗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搆煽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

唐武昭者本陳留人性險誕元和中王師討淮西以策謁丞相裴度及度都督軍因得署軍職至鄆城又遣昭使蔡冠懼之以兵而昭神色不變益奇之後至太原奏爲石州刺史無何昭除王府官以地散鬱悒日與李涉弟彙在長安中以義俠相許是時宰臣李逢吉李程不叶而此輩皆乘隙集已玄遊其門李仍叔素依附李程知昭不得志易以鼓怨亦誑昭云程

欲與昭官爲逢吉所阻昭果恨怒與劉審及張少騰潛說謀害逢吉之計後審乃以昭之言告於張權輿權輿遂告逢吉召審求其狀因令弟彙致昭到所居之第深相結納而疑怨之意並息居數月少騰漏於再榮再榮遂以狀密告因成其獄伸言於逢吉爲近從子當此際亦欲助逢吉以傾程乃陰戒弟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死彙曰寃死甘心証人以自免所不爲也初逢吉之遇弟彙甚厚嘗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曰自求僕字足下曰利見文字往復畧無虛日其間叅謀議之密受金帛之賜不宜示於



衆者近十餘幅異哉逢吉與程俱在相位而日與鬪  
茸微類如此欵密旣明具詞皆牽連天下之人無不  
指笑

晉孟承誨爲閤門副使累遷宣徽使官至簡較司空  
太府卿右武衛大將軍少帝嗣位以植性纖巧善於  
希旨復與權臣宦官密相表裏凡朝廷恩澤美使必  
承誨爲之

漢高從誨爲荆南節度使乾祐元年遣人押送朗州  
馬希萼奏事官沈從進至京師乞加恩命希萼初與  
潭州馬希廣爭立希廣用歐弘練張仲荀謀厚賂朝

廷請不行朗州恩命及從誨革面自新又援引希萼  
求通於朝蓋欲離間潭朗成其覆亡之禍也朝廷知  
其意累降詔示諭又詔希萼希廣和解之又云乾祐  
三年湖南馬希廣上言臣當道去九月內量發兵士  
往朗州招安戶民不料偶失威嚴遂中姦便須謀補  
卒爰議班師朗州自聞當道抽退已來狂謀益甚又  
探得荆南繼差人下淮南與廣州三處結構荆南欲  
取澧朗州廣南攻桂州淮南欲取湖南兼卽日淮南  
支鄂州管内租稅衷私令荆南供給朗州且如山結  
連可知事勢其朗州已入附於淮甸又納欵於荆南



興破家亡國之心作瓜剖豆分之勢兼誘草賊燒却近封顧基高而危若綴旒視黎庶而困於塗地弦衰枉促言發涕流伏乞聖慈念以臣四世勤王三面受敵欲興師旅動礙寇讎望特降絲綸聊差貔虎亦知朝廷北面托落分兵處多故不敢大段撓于兵力只乞差借許蔡卿軍三五千人馬一千騎內得王師二千來人夾帶南渡只到澧州屯駐以斷淮南與荆南援助之路不勞血亦只仗朝廷則當道出兵不難尅復安危繫慮翰墨難窮庶回雷電之光以救盪平之捷謹差押衙焦文諫馳奏披瀝以聞

後贊一為飛龍使乾祐末宰相楊邠侍衛親軍使史弘肇執權贊以从次未遷頗懷怨望乃與樞密承旨聶文進等構變及難作贊與同黨更侍帝側剖判戎事且防間言北郊兵敗贊竄歸兖州慕容彥超執之以獻有司鞠贊伏罪周太祖命誅之

周齊藏珍行濠州刺史及張永德與李重進互有間言藏珍亦嘗游說於重進洎壽陽兵回諸將中有以藏珍之言上奏者世宗怒因急召赴闕至是以其冒稱簡較官因以斃之蓋不欲暴其惡跡也

交惡



夫良士之入官也故當秉至公之誠蘊好賢之志同  
 享君祿共熙庶政而悖之者交懷忌前之心惟圖自  
 安之計以已長而格物或素貴而驕人戾其情好發  
 彼陰伏論交既定因賄財而輕絕位在已上乃讒構  
 而被絀豈惟小人之逞志信乃有國之不幸秦誓曰  
 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遠  
 哉斯言可以戒也

魯季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

公山不狃止之

不狃為季氏宰

其後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

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繇此益輕季氏

漢袁盎為吳相王厚遇盎盎素不好晁錯錯所居坐  
 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

朱買臣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  
 助俱侍中費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  
 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

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  
 坐床上弗為禮

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為音于偽切

買臣怨嘗欲死之

欲死以害之

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帝亦誅買臣

戴長樂為太僕而光祿勳楊惲性刻害好發人陰伏  
 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繇是多怨於



朝廷與長樂相失暉卒以是敗卒終也

後漢孔融為少府時曹公忌融御史大夫山陽郗慮

字鴻豫少受學于鄭玄獻帝嘗時見慮融問融曰鴻

豫何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

宰北海政散人離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

不穆曹操以書和解之

許邵字子將汝南平輿人為郡功曹邵邑人李達壯

直有高氣邵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睦時

議以此少之

魏徐宣廣陵人也與同郡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

而私好不協

孫禮涿郡人位至司空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

睦為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畧齊盧毓為僕射典選舉疾病遜位為司空

空

蜀楊儀為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

巴不睦左遷遥署弘農太守

吳孫綝輔政遷大將軍初孫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

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受節蓋平九官之事

綝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殺惇

慮服藥死



晉牽秀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與妻秀卽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詆外戚於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繇是而損遂坐免官

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美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繇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灑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

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

嘗謂賓友曰懷祖懷祖正當作尚書耳

述字投老可得僕

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旣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繇汝等不及坦之故耶

前秦王猛苻堅時爲司徒錄尚書事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繇之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勲於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



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僚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婿也婿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因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廡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

宋劉瑀爲左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罹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得已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

顏師伯爲尚書僕射時廢帝失德與尚書令柳元景潛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時沈慶之亦預朝政而師伯不與之叅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能預政事慶之聞而切齒乃洩其謀尋伏誅



南齊桓僖伯爲直閣將軍與王文和俱任頗以勢凌之後出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爲益州刺史謂僖伯曰每憶昔日俱在閣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啓之入輒遣蕭寅代僖伯爲郡僖伯亦別遣啓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齊明帝輔政知其無罪不欲乖文和乃勅僖伯解郡還爲寅軍所攝束手受害

梁謝超宗爲義興太守王瑩代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既還間瑩於其父懋懋言之於朝廷以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

後魏于烈宣武帝時爲領軍將軍咸陽王禧惡其剛直出爲嘗州刺史烈不願蕃牧頻表乞停輒優答弗許烈乃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固辭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平隨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



房法壽初爲清河太守王玄邈司馬起兵討崔道固及道固歸宋乃罷兵道固慮法壽扇亂百姓遂切遣之而法壽外託裝而內不欲行會從弟崇吉在叔城爲慕容白曜所破母妻沒於白曜軍崇吉還舊宅法壽與崇吉年志粗相諧協而親則從祖兄弟也崇吉以母妻見獲託法壽爲計法壽旣不欲南行恨道固逼切又矜崇吉情理時道固以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郡事戍盤陽法壽遂與崇吉潛謀襲靈賓克之仍歸款于白曜以贖母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自大山南入馬耳關以赴盤陽還崇吉母妻

北齊魏收爲中書監孝昭重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陽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詔誥收留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及除祖班爲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勣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列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

劉逖武成時爲儀同三司武成殂出爲江州刺史祖珽執政徙爲仁州刺史祖珽旣出徵逖待詔文林館



初逃與祖以文義相得結雷陳之契又爲弟俊媀珽之女珽之將免彥深等也先以告逃仍付密啓令其奏聞彥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珽繇此疑逃告其所爲及珽被出逃遂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絕如此  
隋李渾字金才太師邲國公穆第十子初以國賦之半許其妻兄宇文述得奉穆嗣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志之因醉乃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爲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亦知其言繇是有隙  
唐楊纂貞觀中爲吏部侍郎副特進蕭瑀爲河東道巡察大使與瑀不叶屢相表奏瑀因以獲罪纂拜尚

書右丞

崔隱甫爲河西尹張說爲相素與崔日用友善說薦之奏請授御史大夫玄宗不許遂以爲左羽林衛大將軍而以隱甫爲御史大夫隱甫繇是與說不叶  
吳通玄貞元初召克翰林學士遷啓居舍人知制誥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等同視草陸贄富詞藝時承德宗重顧經歷艱難通玄弟兄又以東宮侍上繇是爭寵頗相嫌恨贄性褊急屢於上前短通玄又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祇自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于禁中草書詔因在翰林院待



進止遂以爲名奔播之時道途或預除改權令草制  
今四方無事百揆時序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學  
士之名理須停寢贊以通玄援引朋黨於禁中叶力  
排已故欲廢之德宗不許會贊權知兵部侍郎知貢  
舉乃正拜之罷內職宿皆通玄諧之

後唐郭崇韜與李紹宏同爲內職及莊宗卽位崇韜  
以紹宏素在已上舊人准制卽奏澤潞監軍張居翰  
同掌樞密以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大失所望泣涕憤  
鬱崇韜乃置內勾使應三司財賦皆令勾覆令紹宏  
領之冀塞其心紹宏快恨不已

聶嶼爲鄴都留守判官與呂敬怡呂夢奇不足又改  
河東節判及至嘗鄙其土風薄其人士或達於安重  
誨值敬怡入司密勿與夢奇同構殺之

周李溫美爲衛尉少卿廣順三年七月責授房州司  
戶叅軍溫美家在青州壽光縣先充祭海使便道歸  
家其家人與本縣主稅吏馮繼勳交惡溫美具事條  
白節度使苻彥卿言商稅不公請下獄鞠劾繼勳又  
言溫美私過彥卿具奏及溫美下臺推劾伏罪馮繼  
勳配流環州溫美貶房陵



郡府兀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二百三

傷感 不遇 困辱

傷感

稟於命而靜者人之性感於物而動者性之欲故所  
感者深則悲憤之氣應而噍殺之聲作矣觸類而長  
其徒實繁若乃周覽故墟追懷古道惜賢者之轍軻



痛嘉會之齟齬思色養而親不待冀忠事而君靡察  
以至流離世故契濶家難慘祛遠別之始觀物舊游  
之地莫不舍酸茹恨託辭流詠潺湲而出涕慷慨以  
興歎斯亦志士仁人之所為者已

周箕子武王時以商太師封於朝鮮而不臣其後箕  
子朝周過故殷墟城毀壤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  
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為麥秀之詩以歌詠之

孔子為魯大夫與於蜡賓

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亦祭宗廟

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

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歎

觀闕也孔子見

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

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

偃在側曰君子何歎

言偃孔子弟子子游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

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

者逮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文不言魯事為其大功廣言之

又伯牛有疾

伯牛弟子冉耕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

曰亡之命

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再言

痛惜之甚孔子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聖人受命

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其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

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

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

夫子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加姓者重終也麟

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悲之耳

又曰孰為來哉孰為來



哉反袂拭面涕霑袍又孔子蚤作作起也負手曳杖消

擗於門欲人之怪已歌曰泰山其頽乎泰山衆山所仰梁木其壞

乎梁木衆木所放哲人其萎乎哲人亦衆人所仰故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

不萎既歌而人當戶而坐蚤坐急見人也子貢聞之曰泰山其

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

子殆將病也覺孔子歌意始幾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

遲也坐則望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

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

上則猶賓之也以三王之禮已夢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

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是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爲凶象疇發聲

也音猶前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

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八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乎是我殷

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蓋寢疾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

臯魚不知何許人也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

之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于道傍孔子

避車而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臯魚曰吾失

之三也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

吾志簡吾事不事庸君失之二也少擇交游寡於親

友老而無託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

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見者親也吾



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

吳起仕魏為西河守治西河之外王錯譖於魏武侯

使人召之起至於岸門

岸門邑名

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

而下其僕謂起曰竊觀公之意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起雪泣應之曰子不識也君始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言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魏國從此削乎起果去入楚有間西河入秦

漢賈誼雒陽人楚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詭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司馬遷為太史令遷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李陵為騎都尉降匈奴昭帝時蘇武歸漢陵與武別置酒起舞歌曰徑萬里兮渡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亦摧士衆滅兮名已頽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楊雄蜀郡成都人少而好學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後至侍郎



劉向本名更生元帝時為給事中宦者石顯誣譖太  
中大夫給事中張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  
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擿謂指發之也依與古事悼

已及同類也與謂比喻也

後漢梁竦字叔敬兄松為太僕免官懷恚望飛書誹  
謗下獄死竦坐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  
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騷  
賦繫玄石而沈之

楊終蜀郡成都人永平中為較書郎坐事徙於北地  
望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

之詩以舒其憤也

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督郵慶嘗與友人談論漢無  
統嗣幸臣專執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  
時稱許子伯哭世

蜀廖理救切立為長水較尉諸葛亮表立疵毀衆臣廢  
立為民徙汶山郡躬率妻子耕植自守聞諸葛亮卒  
垂涕歎曰吾終為左衽矣

李平本名寧為前將軍建興九年諸葛亮軍祁山平  
督運事運糧不繼平遣叅軍狐忠喻指乎亮來還亮  
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糧饒足何以便歸



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亮表廢平爲民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嘗望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晉嵇康仕魏爲中散大夫恬靜寡欲寬簡有大量與呂安友善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後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與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

阮籍爲步兵較尉任性不羈時率意獨駕不繇徑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宰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豪傑詩

王戎爲司徒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昔魏稽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稽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庾敬字子嵩爲陳留相永嘉末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鷓賦以豁情適賈誼之鵬鳥也



周顛字伯仁元帝鎮江左請爲軍諮祭酒王導初過江每至暇日與人士相要出新亭飲宴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衆皆相視流涕羊祜鎮荊州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岷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繇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爾愍懷太子旣爲賈后所害其後立愍懷太子子臧爲

太孫之東宮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收泪焉王承爲東海太守尋去官東渡江旣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

殷浩爲中軍將軍以軍亂廢爲庶人徙于信安縣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

下

羊曇大山人知名士也爲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繇西州路嘗因石壘大醉扶歸唱樂不覺



至州門左右白之曰此西州門曩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

習鑿齒爲大司馬桓溫別駕忤溫旨左遷戶曹叅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溫後激怒旣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溫弟秘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旣罷郡歸與秘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歡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

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鷁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嘗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於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我想其爲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



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  
桓温爲征討大都督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  
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  
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後趙石韜季龍子也封秦公韜素知天文觀黃黑雲  
貫日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於京  
師不知誰寔當之是夜韜譙其僚屬於東觀樂奏酒  
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嘗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  
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  
流涕左右莫不歔歔

宋毛修之爲安西司馬及于後魏爲尚書後朱修之  
繼沒亦爲太武所寵脩之相得甚懽問修之南國當  
權者爲誰修之答云殷景仁修之笑曰吾昔在南殷  
尚幼我得歸罪之日便應中鞞到門耶經年不忍問  
家消息久之乃訊訪修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  
自處爲時人所稱修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  
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

沈璞爲盱眙太守元嘉三十年元凶之立璞乃號泣  
曰一門蒙殊嘗之恩而逢若斯之運悠悠上天此何  
人哉日夜憂歎以至動疾會元凶逼令送老弱還都



璞性篤孝尋聞尊老應幽執輒哽咽不自勝

梁沈約初仕齊爲文惠太子家令武帝時爲尚書令領太子少傅嘗侍燕有奴婢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日惟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

何裔累遷左民尚書後辭職去初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克並葬吳西山裔家世年皆不永惟祖尚之至七十二裔居於秦望山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剡山詩一首言甚淒愴

總爲尚書僕射與鄱陽王伯山長子君範友善

國亡君範與宗室王侯從後主入關至長安嗜文帝並配於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至是總贈範書五言詩以敘他鄉離別之意辭甚酸切當世文士咸諷誦之

後魏劉昶宋文帝之子也前廢帝子業立懼禍來奔尚平陽長公主拜侍中昶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皆歛容涕泗悲慟左右後太和中孝文遣諸將南征路經徐州哭拜母墓舊堂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處隕涕左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將欲臨陣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



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感嘆太和十七年春孝文臨  
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涕不  
已因奏曰本朝淪喪艱毒備罹冀恃國靈釋臣私恥  
頓首拜謝孝文亦爲之流涕禮之彌崇

蕭綜梁武帝之子也梁封豫章王自徐州奔魏不符  
志嘗作聽鳴鍾悲落葉辭以申其志當時見者莫不  
悲之

董紹爲賀拔岳開府諮議叅軍永熙中岳携紹高平  
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渴飲出黃河寧謂  
胡闕下復聞楚客歌後爲宇文黑獺所殺

元暉業景皇帝之玄孫孝靜帝時以時運漸謝不欲  
圖全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  
路阻狐兔鬱縱橫

宋道璵爲京兆王倫法曹行叅軍倫反逼道璵爲官  
臨死作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璵又曾  
贈著作佐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  
當門病道璵旣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  
北齊廣寧王孝珩國亡至長安爲開府縣侯後周武  
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  
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



武帝乃止

後周薛澄本河東汾陰人也文帝卽位初拜中書侍郎自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嘗有戚容隋爾朱敞榮之族子也齊神武盡誅爾朱氏敞小隨母養宮中年十二自竇中走因詐爲道士變姓名隱嵩山畧涉經史數年之間人頗異之獨坐巖石之下泫然而嘆曰吾豈終於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遂西歸於周後至徐州總管

裴肅仕周爲御正下大夫屬高祖爲丞相肅聞而嘆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繇是廢於家

嘗得志京兆人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盧思道爲太子舍人司徒錄事每居官多被辱後免歸于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爲工

庾自直大業中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  
唐唐衢鄭人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嘆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



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終不登一命而卒

後唐馬郁在莊皇幕寄寓他上年老思鄉每對莊宗歔歔言家在范陽乞骸歸國以葬舊山莊宗謂之曰自卿去國已來同舍孰在守光尚不能容父能容卿乎孤不惜卿行卿不得死爾郁旣無歸路哀懷嗚悵竟卒於太原

晉趙瑩爲中書令虜陷京城虜主遷少帝於北塞瑩

與馮玉李彥韜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僞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尚書左丞田敏報命于契丹遇瑩於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命於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效於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

不遇

春秋之際禮樂喪壞列國爭霸賢者不遇故宣父之言曰鳳鳥不至河圖不出吾已矣夫蓋困於歷聘不得行其道也若乃望庶幾而出書謂濡滯而見譏初



學少年被毀於豪貴不修威儀多為於排抵矧復坐  
衣冠之不整為饑寒之所斃者哉

孔子適齊齊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

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魯三卿季

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

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

以聖道難成故云吾

老不能孔子去陳適衛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

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

言誠有用

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又靈公問陣於孔子

軍陣行列

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俎豆禮器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又公山

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

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

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

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

與問道於東方故曰東周然亦卒

不行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

宣王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

濶於事情後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

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



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

晝齊西南近邑

是何濡

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于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為求

祿濡滯久也既去近留於晝三日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

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

曰夫尹士安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

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曰夫

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爾何汲汲而驅馳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

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我自謂行速疾矣冀

王庶幾能及復招還我矣

夫出晝而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

志

漢馮唐景帝時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時年

九十餘不能官乃以子遂為郎

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時諸法

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帝議以

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

絳周勃也灌灌

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

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

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

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

後漢桓潭沛國相人也簡易不修儀儀而喜非毀俗

儒繇是多見排抵哀平間位不過郎光武即位徵待

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其後會議臺所處帝謂譚曰



吾欲識決之如何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復極言  
識之非經帝大怒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  
馮衍京兆杜陵人也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  
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  
食衍上書陳八事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狼孟長以  
罪摧陷大姓令狐畧是時畧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  
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  
護等懼之卽共排間衍遂不得入  
晉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  
隨俗沉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

作釋時論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  
處遂終于里閭

任旭爲郎中州郡舉中正固辭歸家元帝中興遣公  
車徵會遭母憂於時司空王導啓立學較選天下明  
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  
王敦之難尋而事遂寢明帝卽位又徵拜給事中旭  
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  
爲不可大寧末明帝復下召備禮徵旭始下而止咸  
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  
事竟不行



梁張齊字子享馮翊郡人世居橫桑或云橫桑人也  
少有膽氣初事荆府司馬嘗歷生歷生酌酒遇下嚴  
酷不甚禮之歷生罷官歸吳郡  
後魏沈嵩依宋王劉昶昶遇之無禮憂愧饑寒未幾  
而卒  
隋敬釗爲繁峙令漢王諒據并州反釗不從爲賊所  
陷釗抗節不撓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宮代州長  
史柳詮司馬崔保山上其狀付司將加褒賞會虞世  
基奏格而止

孫萬壽高祖時爲滕穆王文學坐衣冠不整又爲宇  
文述典軍書鬱鬱不得志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  
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於齊卽  
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繇是彌不自  
安因謝病免爲五言詩贈京邑知友詩成至京盛爲  
當時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書壁而翫之  
唐杜甫本襄陽人也爲右拾遺房琯罷相甫上疏言  
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  
司功參軍時關畿亂離穀食踴貴甫寓居成州同谷  
縣自負薪採樵兒女餓孳者數人久之後依嚴武於  
成都武卒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麤暴無能



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及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難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因游衡山寓居來陽卒

崔敬嗣好樗蒲飲酒則天初爲房州刺史中宗爲廬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敬嗣獨申禮敬又供給豐贍中宗嘗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知誤訪敬嗣已卒乃遣中書令韋安石授其子官

趙驊爲倉部郎中早擅高名在官途五十年累經貶謫蹇躓備至入仕三十年方霑省官身在郎署子嘗徒步官旣多在散曹俸祿單寡衣食不克識者爲之歎息德宗建中四年涇原兵叛驊竄于山谷尋以疾終贈華州刺史

後唐司空頴貝州青陽人舉進士不第退之中條山依司空圖圖以宗姓指授爲文刀尺薦託於朝屬三輔大亂乃還鄉里

竇受徵初登進士第謁孔勅於襄州處之賓席然薄於禮遇無正銜鬱鬱不得志無幾離職

困辱

夫驚獸罹乎網罟則不能奮攫噬之威應龍潛于汚



潢則不能效神靈之用乃有負王霸之畧躬明哲之屬命不我與時無已知困於石而若愚辱在塗而無告貼危顛躓殆無所容及夫遇明哲之君丁好賢之世奮庸廊廟之上預議搢紳之列銘勲於鍾鼎垂譽於簡冊則蹇剝之患庸何傷乎是知處困而亨先賤後貴者士君子之嘗也

管仲字夷吾齊大夫也初與子糾奔魯齊桓公之入齊也使鮑叔為宰鮑叔曰臣不若管夷吾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為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

才冠天下所在

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患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

授與莊齊使

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

欲得生自戮之猶未得

已之忿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

所請

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

比至三黜三浴之

董叔晉大夫也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授焉他日董祁慙之于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維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



請焉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余子

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

先生學術秦自以不及儀而學成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儀掠筓數百不服音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是矣

孔伋魯人字子思嘗困於宋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數

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辭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搯齒雎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乃得出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從下鄉南昌亭長妻苦之也苦厭乃晨炊菘



食未起而床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意自絕去  
潛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爾眾辱信  
信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於是信熟視俛出跨下一  
市皆笑信以為怯

季布楚中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  
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  
曰漢求將軍急迫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  
願先自剄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廣柳車也  
並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未家賣之朱家魯人後至河  
東太守

後漢度尚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  
所推舉積困窮乃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郡上

計吏後至荊州刺史

李克陳留人家貧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  
不就平怒乃授克以楸滿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  
已起親職役後至侍中魏明帝時張裔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職之器先是益州郡  
蜀張裔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職之器先是益州郡  
殺太守正昂者率雍閩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  
邇吳大帝乃以裔為益州郡太守徑往至郡閩遂趨  
起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籬



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齋於吳  
彭羨字永年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  
州牧劉璋璋髡鉗羨爲徒隸後至江陽太守  
晉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  
小學必歔歔流涕時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  
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  
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禾食使與子同學遂博  
通經史

劉琨元帝時爲太尉旣爲段疇所拘自知必死神  
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託意非嘗攄暢  
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  
奇畧以嘗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  
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

張天錫爲涼州刺史歸晉爲散騎嘗侍形神昏喪雖  
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嘗  
延致之以爲戲弄  
梁吉士瞻爲鎮軍司馬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磚無  
程褰露爲儕輩所侮  
後魏陰世隆初在涼州之日與鄉人索敞文學相友  
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扇上谷困不前達士人徐



能抑掠爲奴

北齊高昂初在鄉里陰養壯士爾朱榮聞而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送於晉陽永安末榮入雒以昂自隨禁於馳牛署後至司徒公

魏收初仕後魏爲兼通直散騎嘗侍司馬子加薦收召赴晉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頗被嫌責知以箠楚久不得志

居馬周字賓王武德中補博州助教日飲醇酒不以講授爲心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乃拂衣游於曹江境復爲浚儀令崔賢首所辱周遂感激西游長安餞

至中書令

李進代宗初爲工部侍郎寶應元年五月德宗爲天下兵馬元帥平河雒以進爲叅佐時元帥在陝兼統蕃兵回紇恃功而驕恣狠戾進與中書舍人韋少華皆爲皮鞭所辱進數月病瘡僅以全生

後唐李茂貞爲人翔節度使茂貞本姓宋各文通深州博野人少去鄉里客奉天爲市吏數爲鎮將所辱晉趙在禮爲永興軍節度使契丹亂華自鎮赴闕時契丹首領奚王拽刺等在維下在禮望塵致敬蕃酋等倨受其禮加之凌辱邀索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



至鄆州泊於逆旅間同州劉繼勳爲虜所縶大驚夜  
以衣帶就馬漉自絞而卒

吳諸葛恪爲荊楊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時孫峻因  
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爲變與孫亮謀置酒請  
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  
腥臭侍者授衣衣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  
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  
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  
犬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者著縑衣入其閣中  
從者白之令外詰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  
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  
新城出往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



其車俄爲峻所殺恪以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裊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嘗婢蹙然起躍頭至於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鄧嘉爲戍將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在食案嘉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嘉謀叛闔門被誅

晉衛瓘爲太保惠帝永熙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出足起行歲餘及禍

張華爲司空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栢識者以爲不祥又華第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躄以中臺星折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爾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趙王倫孫秀將廢賈后遂害華夷三族

賈謚本姓韓其母午賈后妹也謚冒姓賈氏惠帝元康中雒陽南山有畜作聲曰韓屍屍識者曰韓氏將死也言屍屍者盡死意也其後謚誅而韓族殲焉又謚將誅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於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壓毀



牀帳謚益恐及趙王倫廢賈后謚及母賈午皆伏誅  
官至散騎嘗侍侍講東宮

宋達爲丹陽內史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爲揚州刺  
史曹武所殺

周玘爲南郡太守初玘於陽羨起宅始成而邊戶有  
聲如人歎咤者又玘家有鵝在籠中而頭斷出籠外  
玘亡後家誅

裴楷爲光祿大夫家炊黍在甕或變如拳或作血或  
作蕪菁子其年卒

楊駿爲太傅輔政初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

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駿彼誅其

言果驗

王浚爲幽州牧謀將僭號有狐據虎門翟雉入廳事  
俄爲石勒所殺

愍懷太子旣爲賈后所忌將害之時有桑生於宮西  
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後太子薨初立爲太孫桑復  
生於西廂太孫廢仍枯

石崇爲衛尉將被誅其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  
螺時人以其爲族滅之應

趙王倫僭卽帝位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



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  
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  
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并  
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焉

齊王罔為大司馬輔政有一婦人詣罔府求寄產吏  
詰之婦人曰我截臍便去爾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  
云著布袍腹為齊持服俄而罔誅

下粹齊王罔輔政時粹為侍中中書令及長沙王又  
專權粹立朝正色又忌而害之初粹如廁見物若兩  
眼俄而難作

成都王穎起兵誅長沙王又既次朝歌每夜矛戟有  
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穎既縊死棄棺於故井

中

陸機為平原內史成都王穎輔政以機為後將軍討  
長沙王又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機戰敗穎  
聽孟玖之譖將殺機其夕機夢黑幘繞車手決不開  
天明而禍及  
皇太子覃初為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欵生隱起如麻  
粟祖母陳太妃以為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  
行大興之祥覃為皇裔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



廢不終之驗也

祖逖爲豫州刺史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  
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  
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  
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  
丘

張茂元帝大興中爲吳郡太守府舍得二狗頭其後  
茂爲吳興兵所殺

王敦爲荊州牧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  
日而萎落于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  
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  
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

甘卓爲閬州牧將襲王敦旣而中止及還襄陽意氣  
騷擾舉動失常自矧鏡不見其頭視樹庭而頭在樹  
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  
櫃將離是以悲鳴尋爲襄陽太守周慮等襲殺之  
王導爲司徒廐羊生無後是明年蘇峻入京都導與  
成帝俱幽石頭僅乃身免

周延爲冠軍將軍於姑敦立屋五間而大梁一時躍  
出墮地衡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



也後竟為王敦所害覆族  
王機為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着烏衣與機相捍  
良父擒之得二物似烏鴨南海太守鮑靚曰此物不  
祥機焚之逕飛上天機尋誅死

謝安為太傅太元中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忽破  
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眾亦怪異之尋薨

王國寶為尚書左僕射先是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  
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國寶與王恭一姓之中自相  
攻擊也

庾晞

史失其官

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捶大鈴為唱使左

布齊和又燕會輒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  
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

諸葛長民為豫州刺史兼太尉留府事嘗一月中輒  
十數夜眠中驚起跳浪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同  
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  
手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  
柱及椽桶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  
去輒復出又擣衣石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  
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  
伏誅



王矩爲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  
京兆莊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君召爲主  
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庾翼爲豫州刺史入厠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  
卒

殷仲文爲東陽太守謀反因炤鏡不見其面數日而  
伏誅

朱猗爲龍驤將軍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群鳥集竈競  
來啄嗽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鳥鵲餘者因共啄  
刺卽死又嗽害唯餘骨存尋而猗死

桓玄初封楚王已設拜席群官陪位未及出有狗來  
便其席萬衆雕候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  
狗改席而已玄旣僭亂出僞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王  
攸之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  
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玄入建康  
宮逆風迅激其旌儀飾皆傾偃及小會於西堂設伎  
樂殿上施絳綾帳鏤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  
色羽葆旒蘇群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仙  
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玄在宮中嘗覺  
不安若爲神鬼所擾自篡盜至敗凡八旬



王綏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  
 牀而血流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綸之謀與  
 弟納並被誅  
 前涼張天錫為涼州牧州楊樹生松天成若日松不  
 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此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  
 地是後天錫降氏  
 宋彭城王義康為大將軍領司徒東府廳事前井水  
 忽涌溢野雉江鷗並飛入所住齋前尋被誅削  
 臨川王義慶為揚州刺史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  
 野鷹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太祖許解州以本號

還朝薨於京邑

始興王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伏鳥鳴於屋上後與  
 元凶劭同逆伏誅  
 劉敬宣為右將軍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放一隻芒  
 屨於坐中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  
 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  
 晉安王子勛僭號之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吏  
 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為輦置偽殿之西其夕有鳩棲  
 其中鴉集其幃又有禿鶯集城上窻以安陸王子綏  
 為司徒子綏拜司徒日電雷晦冥震其黃閣柱鴟尾



陸地又有鴟棲其帳上尋敗並伏誅  
竟陵王誕為南徐州刺史在京之九風飛落屋瓦城  
門及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入城衝風暴起  
揚塵晝晦又中夜間坐有赤光炤室見者莫不怪愕  
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鞘眊既覺已  
失髮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民築  
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  
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  
在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  
苦諫得至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

云何答曰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狂悖殺  
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  
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赦之誕尋為建康  
陳文紹等告其反狀伏誅

徐羨之為司徒少時隨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  
行經山見黑龍長丈餘頭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  
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人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  
時雙鶴集太極東鴟尾鳴喚後與傅亮同誅  
江湛為吏部尚書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  
床忽有數升血尋為元凶所害



死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檀道濟為司空江州刺史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鷓鴣

集船悲鳴會太祖疾動彭城王義康矯詔召入道濟

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會黃門侍郎司徒從事中郎

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丞伯秘書郎中遵等八人

並誅

黃回南兖州刺史太祖將誅回回被召上車愛妾見

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捉留回回不肯止及至見誅

劉斌為吳郡太守郡堂屋西頭鴟尾無故落地治之

宋畢東頭鴟尾復落頃之斌誅

劉遁為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

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

歸見兩三人持壆制其家門須臾滅明日而遁死問

至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五十一

十五



